

祖國在建設

陀羅霍夫著

新知識出版社

7361

祖 國 在 建 設

陀羅霍夫著

韋 生 節 譯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А. Дорохов
СТРАНА СТРОИ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2 Ленинград

祖 國 在 建 設

(蘇)陀羅霍夫著

勒 生 節 譯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0267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3/4 字數：68,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100本

定價：(6類)0.29元

目 錄

這本書談些什麼	1
我們改造自然	3
任性的助手——靠水的地方沒有水——三次播種，一 次收穫——飛機運來了緊急的貨物——整個夏天下一 次雨——人民做了主人——地圖上的小燈火——從 勝利走向勝利——偉大的計劃	
地圖上沒有的海	16
綠色的豐收保衛者——“大伏爾加河”——森林中的 海員——船長要買課本——奇蹟是怎樣發生的——在 克里米亞的第聶伯河——河流怎樣戰勝沙漠——六千 和六	
十億個電氣勤務員	32
順從的河流——伏爾加河上的巨人——在製造渦輪機 的地方——閃電沿着導綫奔馳	
在河運的道路上	40
河水通到哪裏——一排木筏和三十列火車——多層的 河流——輪船上樓梯——從阿爾漢格爾斯克乘船到雅 爾達	
巨人般的機器	47
火車奔馳在祖國的大地上——電氣掘土機——河水建 設運河——草原上的隧道——沒有工人的工廠——鐵 軌坐火車來了——轉運列車的輪船——巨人卡車—— 房屋在公路上行駛着——機器的使用者——與自然進 行鬥爭	

建設者的國家 70

在高加索的“伏爾加河”——談談混凝土、草和魚——

大理石反映在水裏

我們的未來就是這樣的 78

童話變成了現實——大地的改造——輪船在沙漠裏航

行——沒有煙的城市——我們在進行共產主義建設

這本書談些什麼

在流冰的日子，你到過大河的岸上嗎？

河水從冰下掙脫出來，汹涌、澎湃，帶走了巨大的冰層。沉重的冰塊以不可抑制的力量一層層地堆積起來；冲毀了橋梁，把粗大的橋木軋成碎片。

夜間的雷雨也真是可怕！眩目的閃電穿過了低懸的烏雲。一陣陣的狂風吹彎了還吹斷了樹枝。

有時，在七月太陽的暑熱裏又有着多少殘酷和無情的力量呵！周圍的一切都因缺水而疲憊了，植物的黃葉低垂而枯萎了，河水也乾涸了。無論什麼地方也躲避不了炎熱。

自然界的力量是多麼雄偉、強大呀！幾千年來，人們一直在跟它進行鬥爭，但總是在它猛烈的攻擊下被迫退却了。

乾旱一年又一年地侵害着印度人民的農田，廣大地區的人都因飢餓而死亡。沙漠裏乾瘠的沙粒橫衝直撞地逼向美國西部各州；莊稼人拋下自己的家園，奔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了。在意大利北部，雨後氾濫的河水冲走了莊稼，冲毀了道路，一個個城市都被淹沒；而人們眼巴巴地望着狂怒的洪水毀滅他們的勞動果實。

難道人們是注定要永遠忍受自然的強橫霸道，永遠要受自然的壞脾氣來支配的嗎？

不，不能永遠這樣下去！人只有當他單獨進行鬥爭時才是軟弱無力的。一旦成千成萬的人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就是自然本身也要在他們面前屈服下來。人們依靠集體的力量，可以

迫使水、風和太陽順從地爲人類服務。

可是，這只有在那些政權屬於人民的國家裏才有可能。

我們的祖國——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這些國家的先鋒。

蘇聯人民正規劃着改造祖國的自然，要把自然改造得使我國人民到處都能過着同樣輕鬆、愉快的生活，要使自然來幫助我們建設幸福的未來，向着共產主義前進。

我們必須而且也能夠使我們的田地種出更多的糧食。我們能夠永遠消滅沙漠，取得埋藏在沙漠下面的無窮無盡的財富。我們能夠使隱藏在河流裏的巨大力量爲人民服務。

這一切工作都是能勝任的。

是誰使蘇聯人民這樣強大、勇敢的呢？是誰鼓舞他們去進行這種史無前例的鬥爭的呢？是誰爲了進行這種從未有過的鬥爭而用強大的武器把他們武裝起來的呢？

是偉大的共產黨，是列寧和斯大林。

這本書裏所要談的，就是那些幫助我們征服自然的偉大的建設，和黨領導的蘇聯人民的進軍。

我們改造自然

任性的助手

蘇維埃國土多麼遼闊、富饒。

我們自由的草原漫無邊際。雄偉的河流深而多水。南方積雪的山峯高聳雲霄。北方古老、茂密的森林好像一堵綠色的牆壁。

難怪我們要編出這樣的歌來：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祖國的自然環境是這樣美麗，而且又有着無窮無盡的寶藏。

像這樣美妙的自然，難道還需要我們來改造嗎？

是的，應該改造！

我們祖國的美麗和富饒無法用言語來形容。但是在我國還有一些地方，那裏的自然環境是貧乏、惡劣、多變而粗野的。蘇聯人民在那裏要得到豐收、飼養肥壯的牛羊、開採地下的寶藏，常常要以頑強的精神花很大很大的力量。

我們想要隨時隨地都可以依靠自然，那還差得遠呢！有時它只是妨礙我們工作，破壞一切周密考慮過的計劃，把辛苦的勞動果實毀滅掉。可是我們所期望的，是要使自然在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中成為我們忠實的助手。

那末，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應該在祖國的各個地方來改造自然。應該按照自己的計劃來改造山河、草原和平原。

我們祖國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造呢？

那就是下面所講的這些地方。

靠水的地方沒有水

世界上還有比美麗的伏爾加河更美麗的河嗎！伏爾加河是多麼雄偉和美麗呵！它多麼威嚴而平靜地流過整個中部俄羅斯的平原，匯合了幾百條大小支流！

在晴朗的夏天，沿着伏爾加河航行是很有意思的。船過了雅羅斯拉夫里，快到科斯特羅馬了。旅客們都湧上了甲板。被鮮明的陽光照耀着的河岸是多麼美麗呵！

隨便你向哪裏眺望，到處都是微風拂動着的成熟的莊稼，綠蔭蔭的森林颯颯作響，發綠的嫩草正披覆着牧場。

接連兩三天你都能看到這樣美妙的風景。然而當伏爾加河一轉到南方，周圍的一切就開始改變了。

過了古比雪夫，在右岸還能看見一些森林，但是在左岸就連一棵小樹也難看到了。過了斯大林格勒以後，你會連望都不想望一下左岸了。那裏全是一片淒涼的草原，無邊無際，長滿了被太陽晒得焦黃的枯草。大地因灼熱而裂開來了，平原上全是彎彎曲曲的裂縫。

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這裏的土地缺少水分而引起的。在春天融雪的時候，水還够用。但是一當暑熱到來，河流就一條一條地開始乾涸，池塘也變淺了。

任何一種植物，沒有水就不能生存。植物像人和動物一樣，也需要喝水的。

每到春天，要花費多少勞力來耕種伏爾加河左岸的田地呵！莊員們費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力氣；既不吝惜肥料，又把精選的種子播在耕得很鬆很鬆的土壤中。人們從黎明做到摸黑，整天

不回家，有時整夜也不睡。

等到嫩芽整齊地透出了地面，披上了綠裝，那時該多麼高興呵！豐收是不遠了。人們多麼激動地等待豐收呀！

但豐收是需要雨水的，而雨水却一點也沒有。連小孩子們也懷着憂慮和難以自信的期望，凝視着灼熱得發白的天空。到處看不到一點雲！救命的烏雲該從什麼地方才能等到呵！

爲了想要灌溉那些連根都已晒乾的植物，人們開掘了很深的井。用桶從井底把水打出來，即使能灌溉最近的幾塊田地和菜園也是好的。然而用桶又能取出多少水呢？如果有足夠的水，那末收穫不是可以增加兩三倍嗎！

再往南，在阿斯特拉罕附近，連一小塊耕好的土地也看不見。無論你往哪裏眺望，沿河兩岸盡是沙礫和粘土。只有那些樸實的綿羊在荒蕪的沙丘上費勁地找尋枯乾的草叢。餵給綿羊喝的水不得不從井裏取來，就這樣也只能隔一天餵一次，否則水就不夠了。

歐洲最大的河流——伏爾加河沿着乾枯的土地懶洋洋地流過。它在北方沿路匯合了奧卡河、維亞特卡河、卡瑪河、別拉雅河、蘇拉河和克利亞茲瑪河，以及許許多多的小河和溪流。現在它是多麼充盈飽滿呵！足夠灌溉幾百萬公頃的田地、花園、瓜地和菜園。

可是伏爾加河卻從乾枯的土地旁邊錯過了。帶着自己新鮮、清澈的河水直接流到裏海去了。

現在你們想一想：難道我們能讓大自然把蘇聯人民英勇的勞動化爲烏有嗎？讓廣大的土地白白地荒廢嗎？

當然不能！

因此，我們首先應該重新改造這伏爾加河。

三次播種，一次收穫

第聶伯河的兩岸又是怎樣的呢？

在第聶伯河與頓河中間伸展着一片廣闊的南烏克蘭草原。在豐收的年頭，這裏的小麥長得像人一般高。然而不久以前，就在這片草原上，卡霍夫卡區的莊員們在一個春天裏進行了三次播種運動，結果還是得不到收穫。

第一次播種很早，才融完雪，就下了種。幼苗也齊整地長了出來。不料颳來一陣乾風。這就是所謂乾燥的東風。它發源於伏爾加河以東的沙漠地區，並由此向西吹去。

在碧綠的田野上颳過一陣熱風以後，稚嫩的麥苗被連根燒死了。人們含淚望着自己的勞動果實被毀滅。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重新播種。

土地已經很乾燥了，幼苗也不大容易長出來了。可是還要發起可怕而多沙的風暴。乾燥的東風又捲來了塵霧和淺薄的一層沙。田野被乾旱的沙土掩掉，禾苗又死去了。

莊員們並沒有喪失信心，他們進行了第三次播種。可是怎麼能在乾旱的土地上得到很好的收成呢？田地是需要水的，然而當周圍所有的小河都晒乾了，井裏也只剩下底上的一點水時，到哪裏去取水呢！

在卡霍夫卡旁邊不是流着雄偉的第聶伯河嗎？然而它也像伏爾加河那樣，帶着自己的水一直流到海裏。好像沒有第聶伯河，黑海的水就嫌少似的！好像黑海並不是我國最深的海！

我們能眼看着南方草原發生這樣的情況，而不去管它嗎？

當然不能！這裏也需要改造。

飛機運來了緊急的貨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裏海東岸的情形吧！

一架巨大的飛機降落到被南方灼熱的陽光照耀着的飛機場上。行李間的小門開了。搬運工人開始把白色的、金屬的大桶滾出來，很小心地把它們裝到開來的卡車上。

飛機到底把什麼東西運來了呢？很明顯的，既然是空運來的，這一定是一種珍貴的液體。

每個人都不會想到飛機運來的是水——最平常的、作為盥洗和飲料用的、從來也不值得我們大多數人重視的水。本來，它會很聽話地從水龍頭裏流出來，在井裏一下子就把桶裝滿了，在湖裏或河裏到處濺拍着。

為什麼要從遠方把水運來呢？而且還要用飛機來運輸？

因為在我們這裏還有這樣的地方，就是平常作為飲料的水，也是寶貴的東西。

在土庫曼的西北部，沒有一條河，也沒有一個湖。只有開掘非常深的井 才能得到水。然而到了夏天，就在這些井裏，一天一夜也只能在井底上聚積一點苦味的鹹水。在每條大街上住着幾千人的城市裏，人們靠這樣的一些井難道能過得下去嗎？因此必須從遠方運水來。

例如，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城就在裏海的岸邊。海裏的水要多少有多少，但你不能喝它。海水是鹹的。這裏飲用的水是從巴庫用輪船運來的，從裏海西岸到東岸，航過整個海面。

在土庫曼有這樣的城市，那裏的水是用火車運來的。火車帶着裝滿了水的貯槽，沿着乾旱的草原和沙漠行駛了幾百公里。當列車到達城市的時候，拖列車的火車頭却把水用去了四分之一。

在離鐵路很遠的某些住着工人的村鎮裏，只好用飛機運水。

在那裏，一杯冷水就算是最好的招待，好像我們這裏用糖果和果醬來招待客人一樣。在這些村鎮裏看不到一棵小樹，也看不到一片綠色的草地。用運來的水來灌溉花園，實在是太貴了。

整個夏天下一次雨

沙漠佔去了土庫曼四分之三的面積。

最大的沙漠是卡拉庫姆。這個地方的名字用俄國話來說，意思就是“黑沙”。土庫曼人民所以這樣稱呼它，並不是因為沙的顏色是黑的，而是因為這裏的沙礫曾用死亡來威脅過那些不小心的旅客。

在卡拉庫姆的深處，看不到一點播種的農田。幾百公里地方漫延着一片沙丘，有的沙丘上長着有刺的灌木，有的沙丘却是光禿禿的。風把沙土捲東捲西，幾小時內就把旅客留下的足跡掩沒了。

這裏碰不到人的住所，只有兇惡的巨鷲在明朗的天空裏飛翔，蜥蜴和老鼠在沙礫中溜進溜出。

在卡拉庫姆，整年所下的雨水只抵得上莫斯科的一場大雨。這點水哪裏够用十二個月呢？

只有在初春融雪的時候，卡拉庫姆才甦醒過來。小土丘上長滿了柔嫩的綠草，斜坡上鮮花怒放。可是還在四月末尾，炎熱的太陽就把沙地晒得焦乾發白。夏天，沙上的水分蒸發得那樣快，就像把水洒到灼熱的爐板上一樣。

卡拉庫姆裏的生命又要停頓到來年春天才能復活過來。

沒有水，就沒有植物。沒有植物，就沒有動物。

沙漠！……

在卡拉庫姆本來有着非常肥沃的黃土，它能够出產供給千百萬人食用的糧食。可是因為沒有水，廣大的土地就白白荒廢掉

了。

在這樣出色的土壤裏儲藏着一切植物所必需的養料。可是灼熱的太陽從早到晚一直晒着這塊土地。也許會想到，大自然爲了培養某些最神奇的植物，故意在這裏建造一所宏大的暖房，但只忘記了帶水到這裏來。大自然所建造的這種暖房的確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難怪土庫曼人很早就有這樣一句俗話：“有地有水，人民才能富裕。”

這句話很對。沒有水，就是最好的土地也會變成沒用的東西。

然而這裏離有水的地方也不遠呀。多麼好的河水呀！而且這條河的水又非常多。

沿着卡拉庫姆東部流過的多水的阿姆河，是中亞細亞最大的一條河流。它發源於高出雲霄的帕米爾山脈。在那裏，聚集了冰河裏融化的水。但阿姆河清朗的河水不是流進沙漠，而是流進鹹海的。

沙漠乾得疲憊了，本來能够灌溉沙漠的水却從它旁邊流過去了。

就是說，這裏的自然也應當改造。

人民做了主人

爲什麼我們現在才開始改造祖國的自然呢？爲什麼幾百年來千千萬萬的俄國農民會忍受旱災的苦難，而不設法跟它鬥爭呢？怎能讓沙漠長久存在，而竟沒有一個人耽心呢？

因爲勞動人民在革命前並不是自己祖國的主人翁。那時，俄國的一切政權都是屬於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這些有錢人當了國家最不好的主人。

凡是政權掌握在資本家手裏的地方，他們不僅無情地掠奪人民，還要掠奪自然。就是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近50年來，地主們幾乎砍賣了全部森林的一半，至於新的森林，他們當然是不種植的。美國肥沃的土壤就這樣貧瘠下去，以至整個整個的地區都變成了沙漠，所有剩下的田地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

資本家只想自己發財，他們哪裏會想到從事改造自然呢？不，他們趕着攫取自然界的一切來增加自己的財富，過後就把他們掠奪殆盡的土地棄置不顧。他們說：“我們死後，一根草也別讓它長出來！”

革命前，俄國也是這樣的。

俄國的地主們一點也不關心草原和沙漠上的情況。他們霸佔了許多最好的土地，供給他們大吃大喝。

地主們像野獸一般地對待土地。他們把護田抗旱用的古老森林，賣給人家採伐。地裏每年只是種着最賺錢的作物，因此把那些最肥沃的土壤都毫無意思地給毀壞了。

即使每三、四年有乾風和沙雨從沙漠上吹來侵害種好的田地也沒有關係，有錢人並不因此而感到不安。他們的糧倉裝滿了去年的陳穀。乾旱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因為在歉收的年頭，穀價上漲，他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而另一方面，遭受旱災而破產的整個農村的人民却挨餓、死亡。農民的孩子們生病的生病，死亡的死亡。商人和地主却坐在豐美的酒席邊，歎了口氣說：“這是上帝的旨意呀！”

神父們都附和着有錢的人。他們深怕純樸的人民覺悟到自己的力量。他們極力要人相信：大地上一切都是神創造的，而旱災也是天意，應該聽天由命；人是不應該跟自然作鬥爭的，而應該耐心地等待它的憐憫和恩賜。

其實，優秀的俄國人那時就已經知道神父們在說謊；改造祖

國的自然無論怎樣是應該的，而且也完全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來做到的。先進的學者們也提出了各種跟自然鬥爭的方法，擬訂了大胆的關於灌溉南方草原的計劃。

可是，那時誰會出來領導人民跟自然進行偉大的鬥爭呢？而且能從哪裏得到進行公共福利工作的巨大資金呢？

只有偉大的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在他自己的幻想中看到了幸福的時代。

一旦掙脫了枷鎖，
不知疲倦的人民將成長起來，
緊密地居住在
沿岸的沙漠上；
科學使河水加深：
無數的、成羣的、
像巨人般的船隻，
在平坦的河面上航行，
在不息的河流上，
英勇的勞動將永垂不朽……

這樣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偉大的十月革命實現了。在光榮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俄國工人和農民掙脫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枷鎖，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裏，一切屬於勞動人民，一切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由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人來管理國家的一切事情；那些當選的人在謀公共福利的勞動中，表現得比誰都好。

這樣，在我們偉大的國家裏就出現了真正的又關心又聰明的主人。在從剝削者手裏解放出來的土地上，人民自己開始建立起新的制度。

然而，首先應該製造一把強大的能够幫助我們跟自然作戰的武器。

可是我們從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把武器呢？

地圖上的小燈火

1920 年一個寒冷的十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八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蘇俄在那時已熬過了最艱苦的日子。內戰剛結束。整個國家飽受了創傷，人民挨着飢餓。大多數的工廠停了工。因為沒有原料，也沒有燃料。火車勉強能够行駛。連莫斯科的電車軌道也被雪蓋沒了，家家戶戶都沒有點燈。

列寧走到大劇院寒冷的、沒有裝暖氣的大廳的舞台上。代表們屏住呼吸，傾聽領袖的演講。

“你們要聽的是國家委員會關於電氣化的報告……”列寧說，“只有等國家電氣化了，……我們才能完全勝利……”。

忽然，在一張大地圖上閃出幾十顆各種顏色的小星火。明亮的小燈泡在那些列寧計劃中即將興建巨大發電站的地方亮起來了。

當時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雖好而不能實現的幻想。

我們有足够的力量來實現這個理想嗎？飽受創傷的窮國家從哪裏去找資金呢？

十五年過去了，現實遠遠超過了理想。列寧忠實的朋友和學生約·維·斯大林實現了他所號召的事業。

布爾什維克黨鼓舞全國人民去進行英勇、忘我的勞動。蘇聯人民團結在斯大林的周圍，超額完成了列寧計劃的兩倍。幾百個強大的發電站的燈火照亮了全國每個角落。從此以後，發電站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了。